

母爱是条河

□李人庆(河南鲁山)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母亲已离开我们五个年头了。

但我至今都不相信母亲走了。仿佛就在昨天,还在陪母亲唠嗑,还在听母亲的絮叨,母亲的音容笑貌依旧。

记得第一次去给母亲上坟,看到我们带的祭品,不谙世事的小侄女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弟弟说是给奶奶用的。侄女说:“奶奶在哪儿呢,我好久都没看到过奶奶了!”

到了墓地,侄女仍在追问奶奶在哪里,我告诉她,奶奶去世了,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侄女睁大了童稚的眼睛问道:“去世是去哪里了?”

我只能明白地对小侄女说,奶奶死了。然后,指着那隆起的坟头,说,奶奶就住在那里!

侄女突然就大声哭了起来:“奶奶没死!我不要奶奶住在这里,我要奶奶回家……”

一刹那,泪水就模糊了我的双眼,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

是啊,母亲没死!母亲怎么会死呢?那时正是秋收季节,母亲肯定是记挂着地里的庄稼,又去责任田里割她种的豆子去了。要不,母亲就是累了,回她住了一辈子的小屋歇息去了。

母亲一定是累了!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又是在上个世纪最困难的时期。母亲白天要和父亲一样下地干活挣家糊口的工分,回家后要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晚上还要纳鞋底,缝补衣服,往往一熬就是大半夜。

记忆里,小村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当小村夜幕降临,北风带着尖厉的哨音在村口游荡。一盆炭火在堂屋的中间燃烧,一盏如豆的煤油灯闪烁着温暖的光芒。那时还年轻的母亲洗完碗刷完锅,也喂了猪圈里那头等着过年杀的猪,一边缝补衣衫,一边一针一线地教两个姐姐纳鞋底。年轻的父亲和年幼的我们则围着一个

簸箩剥秋天收获后挂在屋檐下的玉米。忽然,顽皮的弟弟说饿了,我也跟着说饿了。母亲一声嗔怪:“没听到孩子们说饿了?”父亲憨笑着,起身到门后的红薯堆儿里拿来几块儿红薯,埋在火盆边的灰烬里。很快,一股清香就袅袅升腾起来,混合着柴草的味道在屋子里弥散开来……

母亲真的没死。我知道,母亲又起早上山去扯藤条了。那一年,公社机械厂办了个藤椅加工厂,母亲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她挣钱养家的机会。于是,在农闲的时候,天不亮母亲就早早起床做饭了,等到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在七八里外的深山老林里扯藤条了。母亲一根根地扯起那种叫桐条的植物,捋去巴掌大小的叶片,然后捆成一捆一捆的。刚扯下的桐条含有丰富的水分,很重,可母亲每次都是扛着她那瘦弱的身躯极不相称的一大捆从山上一路蹒跚走来,到加工厂换回我们上学的学费,还有平日的油盐钱。后来,藤椅加工厂关门了,临近一个镇子的土产部又开始收购桐油籽,母亲背上竹篮,又上山捡拾树下掉落的桐油籽……

土产部在一个叫王庄的地方,离我们家有多里路,每次去卖桐油籽,母亲都会带上我。收购站的对门是一家国营饭店,每次卖完桐油籽,母亲总要带我到那家饭店给我要一碗平日难以吃到的肉丝面,而每次,都是我兴高采烈地吃,母亲面带着微笑坐在一边看。让母亲尝尝,她总说“快吃吧,娘不饿”。现在想想,娘怎么会不饿呢?

母亲没死。生性好强的母亲是采桑蚕去了,也许又去了冰天雪地的东北……虽然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但为了我们这个家,母亲下地干活,喂猪,养蚕,什么重活,累活都干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看到不少人外出做生意

挣到了钱,母亲就和左邻右舍的叔叔婶婶、姐姐哥哥们一起外出卖被单、卖丝棉,闯过关东,下过江南,去过不少地方。我想象不出,大字不识的母亲是怎样去坐的公交车,又是怎样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里找到自己租住的地方……

年轻的时候,母亲把生日都给了她儿女。早上煮两个鸡蛋,中午一定是难得一吃的捞面条,母亲说那是长寿面,吃了会长命百岁,必须吃的。七个儿女,一个都不会记错,更不会遗忘。她说那是天下做母亲的本能。可这么多年了,我们又几次记得过母亲的生日?拉着母亲那如枯枝般的手,看着母亲头上那稀疏的白发,我们痛彻心扉,为母亲的离去,也为自己的粗疏!

娘,您是睡着了吗?快醒醒吧!知道您早上醒得早,最先醒的,是您那一身骨头。很多年前,每当天阴下雨,您就会浑身疼。五年前的那个夏秋季节,对母亲、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黑色的季节。母亲冲澡时不小心滑倒,没想就左胳膊骨头骨折,住院做了手术,一个多月后母亲就能下床拄着拐杖走动了。到了九月,母亲突然发病,让我们猝不及防。那天中午,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母亲照例躺下午睡,没想这一睡就再也醒不来。当我们发现时,母亲已不能说话,送到医院,诊断结果是大面积脑梗死,在昏迷了整整九天之后,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前,我们知道她有很多话要说,但母亲只能用一只手来回摆动,似乎是想抓着什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母爱深深,汨汨流淌在儿女心灵的深处。我真的希望,还能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父亲,有爷爷奶奶;有鸟语,也有花香;有温暖,也有光明,以及世人无法企及的一切美好。母亲不会孤单,愿母亲安好!

姥爷带走了我的童年

□马亚伟(河北保定)

蒋雯丽的随笔集《姥爷》中有一句,“当我13岁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你的童年从此结束了”。看到这里,我忍不住泪如雨下。我的姥爷,也给过我难忘的童年。姥爷离开我多年了,可是这些年里,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被触动,想起他而瞬间落泪。

姥爷是一位慈爱寡言的老人。他在税务局工作,诚恳老实,没有一点私心,在单位是个老好人。多年里,他在税务局做会计,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更没有贪污过公家的一分一毫。他用自己的工资给我们姐妹买作业本、铅笔等等,不管哪个孩子有要求,他都会满足我们。为此,他带回家的工资总是会少很多。

我从来没见过姥爷发过脾气,而姥姥却是个泼辣的人。姥姥总骂姥爷傻,说他总干傻事,公家那么多本子和钢笔,从来都舍不得带回家。姥姥的嘴像刀子一样,说话刻薄犀利。可是,不管姥姥说什么,姥爷都是我自岿然不动的表情。姥爷那种宠辱不惊的淡定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姥爷话不多,他善于用行动教育我们。姥爷有6个外孙女,他最宠爱我,因为我每次都考第一名。姥爷给我们立了规矩,谁学习好,就奖励谁。我小时候经常帮助寡居的二姥爷干活,帮他扫地、做饭,姥爷夸我是个好孩子,心眼好。

我的妹妹生得特别漂亮,小姨最喜欢她。那次,小姨当着一家人的面,瞅着我和妹妹说:“妹妹比姐姐长得好看多呀!”我听了,惭愧地低着头。一向很少说话的姥爷摸着我的头说:“哪个女孩不是一朵花一样,都漂亮。这丫头,学习好,将来肯定有出息。”我听了姥爷的话,重新昂起头。在姥爷的影响下,我从小就认为,女孩的学习和品质比脸蛋重要得多。

那年,我得了很严重的中耳炎。妈妈带我去好多地方看,病情都没有好转。妈妈急得只知道哭。姥爷二话不说,带上我就走。姥爷认识城里医院的人,就去求人。他平生最怕求人,但为了我,他放下面子,给人家说好话。后来,我的中耳炎彻底好了,姥爷却累得生了一场病。

姥爷的爱,带给我温暖,也带给我幸福。后来,我考上了重点中学。姥爷就是在那一年生病的。第二年,我在学校得知了姥爷去世的消息。当着同学们的面,我号啕大哭。

从此,我的童年结束了,我长大了。

忍过,便是晴天

□语末(河北石家庄)

每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就开始梦到奶奶。

奶奶是在腊月二十二走的,那天,当我赶回家的时候,她已经很难受了。从她紧闭的双眼和双唇上,我能看出她正在用她的“忍道”来应对身体的痛楚和生命的一点点消失。

难受的时候,别喊叫,咬牙忍着,越喊越疼——这是奶奶的人生哲学,她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

小时候,有一次我和小朋友闹矛盾,呜呜地哭着,奶奶知道后,告诉我:“不要哭,和谁也不要说,谁对谁错更不要说,你只要不说,慢慢地就没事了。”我点点头,按着奶

奶说的去做。果然,因为我的沉默退出,原来咋咋呼呼的小朋友也不再说什么了。同时,别的小朋友看见我总是沉默着,便主动过来拉我的手。于是,重归于好,裂开的友谊又被重新缝合在了一起。

也是从那次,我信了奶奶,信了奶奶的道理,觉得奶奶真了不起。

结婚后,在我和老公的磨合期内,我们总是大战不断,小战不停。那次回家看见我撅着嘴要哭的样子,奶奶微笑着拍拍我,和蔼地对我说:“忍着点,两个人都火爆起来,最后,都会受伤的。你先停住,慢慢地他也就

退出了,然后天就晴了。”我破涕为笑。

事情真如奶奶所说,在我沉默着退出战争后,老公也不好意思恋战了,乖乖地回到了原地,相反他还觉得自己有些“欺人太甚”,反而对我更加温柔起来。

生孩子那会儿,奶奶在我要上医院的那一刻,拉着我的手说:“千万要忍着,不要大喊,越喊越没劲儿,而且会更疼,咬咬牙就过去了。”我点头让奶奶放心。

那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奶奶那句“忍着”的正确性。别的产妇恨不得把天喊破,而我想着奶奶的话,能忍则忍,把喊的力

量用在了使劲儿上。慢慢地,我觉得疼痛真的不那么重了,最终快速地、顺顺利利地将女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当时,我这种“忍英雄”的形象被大夫夸了半天,还一度被当成榜样让大家学习。

再后来,我就经常把奶奶的“忍道”带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且每次都是屡战屡胜。

其实,在奶奶的一生中,有很多这样的大道理,而我觉得“忍道”是其中最具有哲理的一条,能让我在很多事情面前化险为夷。

忍过,便是晴天——这是奶奶教给我的智慧。